



॥ श्रीगणेशाय नमः ॥

《格萨尔王传》

研 究 文 集

降边加措等 编

责任编辑： 周介生
封面设计： 蒋光年

《格萨尔王传》 研究文集 降边嘉措 等编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0.125插页4 字数240千
1986年8月第一版 1986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700 册

书号： M10140·112 定价： 2.10 元

序 言

《格萨尔王传》是一部著名的长篇史诗。在藏蒙和土族中流传已久，国内外享有盛名。因此，解放前后研究此书者不乏其人，成果亦颇为可观。《〈格萨尔王传〉研究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就是这些成果的汇辑。由于力量所限，我们在《文集》中主要收集的是国内有关《格萨尔王传》的研究成果。

* * * *

研究《格萨尔王传》历史背景的文章很多。从历史史料看，涉及格萨尔其人的记载，仅目前所见约有十二种，而且这十二种史料中记载的格萨尔，在时代、国籍、族别、地点以至事迹都有很大不同。如果将《格萨尔王传》的格萨尔与正史相比较，其间亦多有牴牾。由于上述这些情况，便在藏学界产生了对格萨尔其人的不同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一种认为，《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仅是由民间艺人创造的艺术形象。一种认为历史上的格萨尔确有其人。再一种认为，由于史料的缺乏和已知史料的不确切，在历史上可能有过格萨尔其人，但这个格萨尔可能是四川甘孜州岭地的格萨尔，也可能是青海河湟一带的唢厮罗。因此，《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既有岭地格萨尔的历史素材，也有唢厮罗的影子。我们比较倾向于后者。我们认为，《格萨尔王传》无疑是一部史诗，但毕竟不是一部历史著作，也就是说它不是其时其事的历史再现。它所反映的只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某些特定时间的历

史现象。明确地说,《格萨尔王传》是将并非格萨尔王所经历的许多历史事件集中到艺术的格萨尔身上体现出来。我们说《格萨尔王传》是一部史诗也就是这个意思。从时间上说,如果说历史上确曾出现过格萨尔其人,那似是唐宋之际的事,至于格萨尔王故事的流传约始于元、明。

• • • • •

对于《格萨尔王传》的研究,《文集》有不少这方面的论文,文中涉及版本流传以及评价等等问题。目前,对于《格萨尔王传》全书仍在继续调查、搜集、编辑和翻译之中。这一工作虽始于解放前,但真正开展这项工作并取得重大进展还是在解放后。

首先是流传问题。《格萨尔王传》作为故事是先有民间艺人说唱于前,继而佚名文人笔录成书于后。最初先有分章本,而后发展为分部本,其中多数为手抄本,少数系木刻本。流传似始于元、明,而盛于清。关于这点,有的作者据贵德分章本曾有西藏黄教的记载,从而找到十五世纪后该书流传的线索。又,松巴堪布曾记载:“《格萨尔故事》说书人骑马说书”的情形,可见十八世纪时《格萨尔王传》的流传已相当广泛。此外,有的作者认为时间较早,应当在十一至十三世纪。

关于流传的版本。从各种版本看,有十余部、三十余部乃至五、六十部等等不同说法,这是由于历代说唱艺人创造了各自不同的“说唱本”造成的,此外,分部方法的不同也是原因之一。

一般说来,主要的有三十余部(由于目前对《格萨尔王传》的调查整理仍在进行,故对版本的部数尚不能做结论)。关于它们的主要内容,在《文集》中不少作者分别做了介绍。

对于该书的评价。《文集》中的论文作者对《格萨尔王传》的主流都是给以肯定的。这些评价,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就《格萨尔王传》的主要内容和反映的中心思想来看,如果

说原来藏史把格萨尔做为世俗的勇士，那么《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则已被渲染成神化的国王。但是这种神化是服务于创作者的意图，即凭藉人们赋予格萨尔王的神力，使格萨尔王能更好地判除一切邪恶和压迫，无论是天上精灵，或者是地狱妖魔，人力不及的可以神力除之。

从格萨尔的南征北战的对象来看，多数是邪恶势力的代表，这就确定了《格萨尔王传》的主流积极意义，“我要判除不善之国王，我要镇压残暴和强梁”，格萨尔王的这句呼声构成了该书中心思想。与此相应的就是他保护人民利益，正如格萨尔所说：“除了贫苦百姓的公敌外，格萨尔并无私仇；除了黔首百姓的公共法度外，格萨尔并无私法”。这些思想可以从《降伏魔国》、《霍岭大战》等等部分中看到具体实例。

《格萨尔王传》中心思想的另一点就是反侵略、保岭国。格萨尔进行的多次战争，多数是自卫，而后被迫追歼反击。格萨尔曾对岭国臣民说：“不要挥兵去犯人，但若敌人来进犯，奋勇抗击莫后退！”《格萨尔王传》中的不少战争正是这样进行的，《霍岭大战》、《岭与美国》、《保卫盐海》、《卡契玉国》、《朱古兵器国》等等诸部中的战争无不如此。

反映和歌颂民族团结是《格萨尔王传》中的又一个突出主题，这尤其集中表现在汉藏团结方面。《格萨尔王传》中说，格萨尔王的兄长贾察是汉女拉吉卓玛所生，这样贾察就成了汉族的外甥，贾察一生协同格萨尔为保卫岭国抗击侵略者尽心竭力，功勋卓著。这种安排绝非偶然，这正是唐以来汉藏联姻成甥舅之好的思想延续。《格萨尔王传》中还多处叙述格萨尔帮助汉族商人在藏区经商，为他们开辟通道，设立商市。有的说本就在《中华与岭国》中专述格萨尔以骏马换取内地茶叶，反映了汉藏通商的情形。这无疑是宋以来汉藏茶马互市的体现，也是汉藏长期经济交流的友好体现。此外，在说本中还叙述汉地皇帝女儿请格

萨尔赴汉地除妖，结果消灭了女妖之尸，解除了对汉地的毒害，从而加强汉藏的密切关系。在《格萨尔王传》中歌颂汉藏团结友好的精彩诗句不少。例如：“汉地商品藏地销，并非藏地无财宝，原为汉藏同心结的牢。亲不过汉藏三外甥，亲属间不能起战争”（《英雄诞生》之部）。这正是汉藏人民的共同心声。

《格萨尔王传》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以艺术手法反映和揭示了藏族某些历史现象，这包括古代藏族史，也包括成书过程中的某些历史片段。其效果首先是给读者以历史知识，象松巴，门，香雄、拉达克的雪山、水晶两部落，白利、典玛青稞国以及岭国本身等，这些都是在唐代被吐蕃征服的属部，这些后来成为吐蕃王朝的组成部分，有些已融合或部分融合于吐蕃藏族。其它诸如大食、索波（蒙古或粟特）、南诏、霍尔（或撒里畏兀儿）、克什米尔、回鹘或突厥以及西夏等等，这些也都是吐蕃发展过程中与之相接触的国内邻族或邻国。对上述诸族（国）的历史背景，《文集》中有专题论述，对理解《格萨尔王传》的历史内容甚为有益。另一方面，《格萨尔王传》通过对邪恶势力的描述，实际上揭露了现实社会的黑暗，为我们勾勒出藏区从奴隶社会到领主经济的农奴社会的历史画面。“牧人饲养羊和牛，羊毛牛绒主人收；农民耕作在田头，五谷成熟主人收”。（《赛马称王》之部），这就是当时历史的现状，它表明劳动人民是社会生产的真正动力，而农奴主（奴主）则是社会的寄生阶级。象这样的描述在《格萨尔王传》中就有多处。而这种揭露，劳动人民是由衷地高兴，特别是在描述格萨尔对恶势力大加挹伐的时候，劳动者更是拍手称快。《文集》中有调查材料描述，说唱艺人能将格萨尔王传中的坏人歹徒巧妙地与当地的恶霸对比，每言至此，帐篷中立即满堂喝彩。还需要指出的是，《格萨尔王传》还为我们提供了甘、青、川藏族地区的历史地理和自然地理的丰富资料，特别是从格萨尔一家的兴起为缩影，体现劳动人民经过辗转迁徙，

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从事农业、牧业、手工业、狩猎等等，战胜种种困难逐渐开发了这一辽阔的地区。

《格萨尔王传》中还为我们研究古代藏族社会提供了多方面的珍贵资料，如：政权、军事、部落组织、经济、宗教信仰、民俗、歌舞等等。

当然，我们说《格萨尔王传》是一部英雄史诗，是一部为人民喜爱的具有进步意义的伟大作品，绝不是说它完全没有缺点和消极的东西。如对有些战争的是非观念不清：对反侵略的战争应该歌颂，但有些战争是岭国首先侵犯别国而挑起的战争，也被歌颂了，如《大食财国》、《向雄珍珠国》、《贡日水晶国》以及《珊瑚国》等等战争，这是非正义的战争。再有，在《格萨尔王传》中，有不少部分掺杂了大量的宗教迷信和宿命论思想，有的地方甚至完全在宣传佛教教义，在《岭与朱古》下卷中，格萨尔竟被打扮成佛教徒宣讲教法。又，在某些部中还渗入反动统治阶级思想，这表现在对九至十二世纪一些奴隶平民起义的攻击，与为人民申张正义的格萨尔王传的主题思想大相径庭。此外，还有轻视妇女的思想，等等。

这些糟粕的出现主要是统治阶级的篡改，但也反映出民间艺人思想上所受到的历史局限，对于创造英雄史诗的历代民间艺人是不能过分苛求的，他们与反动统治阶级的恶意篡改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但是，我们指出的糟粕部分与整个《格萨尔王传》的主流相比是仅占次要地位，是丝毫不能掩盖《格萨尔王传》的光辉的。

在艺术成就方面，《格萨尔王传》非同凡响，仅就其篇幅之大，也是世界罕见的。该书以口语为主（显然带有文人加工的气息），利用说唱形式，叙述与唱词相结合，构成了这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长篇巨著。《文集》的许多作者都指出，该书无论描写自然界或塑造人物都取得了成功的艺术效果。例如，

描写风雷闪电及暴雨的场景，充分利用藏族喜用的诗歌中的对仗手法，加上句后的叠音词，大大地增强了真实感，读起来使人觉得当时的风雷暴雨之声如在耳边。描写自然界如此，描写大规模作战场面和描绘不同人物特性方面也是如此，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 • • • •

《格萨尔王传》堪称是一部伟大的不朽佳作，是我们多民族国家文学宝库中的瑰宝。长期以来引起藏学界的重视，特别是近几年，在党和国家各级有关领导机关的关怀、组织之下，《格萨尔王传》的整理和研究工作突飞猛进。为了给研究《格萨尔王传》的同志们提供资料，我们特做了这项选编工作。

《文集》第一集共收集了各类有关论文、资料共27篇。其中有解放前的，但多数是解放后的。大部分已公开发表过，另外也收集了一些尚未发表的作品，有些还是应我们之邀而专门撰写的。论文作者有汉族，也有藏族；有老一辈的学者，也有后起之秀。

我们能力和水平有限，收集的资料不够全面。在编排、校勘等方面也难免有疏误之处，敬望批评指正。

最后，在我们进行这项工作中，曾得到有关方面的领导和同志们的鼓励和支持。邓珠拉姆、肖崇素、杨恩洪等同志都积极而热情地支持这项工作。我们特向以上的有关领导和同志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降边嘉措 黄 颢
吴 碧 云 邝 东

1983年5月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

目 录

序 言·····	降边嘉措等 (1)
“藏三国”的初步介绍·····	任乃强 (1)
关于“藏三国”·····	任乃强 (14)
关于格萨到中国的事·····	任乃强 (18)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	王沂暖 (20)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	徐国琼 (32)
英雄史诗《格萨尔传》·····	佟锦华 (48)
《格萨尔》序言·····	黄静涛 (70)
爱国英雄的悲壮颂歌·····	
——《格萨尔》第四卷读后·····	卓 如 (93)
《萨格尔王传》中的格萨尔·····	王沂暖 (100)
试论格萨尔其人·····	开斗山 丹珠昂奔 (藏族) (112)
关于《格萨尔》历史内涵问题的若干探讨 ·····	黄文焕 (128)
藏文史书中的格萨尔·····	黄 颢 (150)
“格萨尔王”的形象塑造及“史诗”的时代背景 ·····	王映川 (162)
《格萨尔王传》的神话色彩与现实基础·····	王映川 (180)
“格萨尔史诗”的神话传统与宗教关系·····	王映川 (186)
从《格萨尔》看藏族的文学语言 ·····	降边嘉措 (藏族) (208)

浅谈《格萨尔王传》的谚语·····	邓珠拉姆 (藏族)	(223)
《格萨尔》谚语的艺术价值·····	土 呷 (藏族)	(231)
《格萨尔王传》研究述评		
·····	开斗山 丹珠昂奔 (藏族)	(241)
《格萨尔王传》点滴抄·····	巴 兰	(250)
蒙文北京本《格斯尔传》读后记·····	王沂暖	(261)
林国与林·格萨尔·····	上官剑壁	(270)
“格萨尔王”在草地·····	葛艾 达尔基 (藏族)	(278)
《格萨尔》史诗在云南·····	徐国琼	(289)
《格萨尔王传》在国外·····	肖崇素	(299)
石泰安教授来蓉座谈会上的发言·····	肖崇素	(304)
《格萨尔王传》英、德、法文		
译本简介·····	魏治臻	(310)

“藏三国”的初步介绍

任乃强

一、何谓“藏三国”

藏族僧民，以至任何使用藏文，或信奉喇嘛教之民族，脑海中都莫不有唯一超胜的英雄——格萨在。他是西康古国名“林”^{*}的王族，故又通称为“林格萨”。记载林格萨事迹之书，汉人叫作藏三国，藏语曰格萨郎特，译为格萨传。或译格萨诗史，因其全部多用诗歌叙述，有似我国之宣卷弹词也。

余于民国十七年入康考察时，即沃闻藏三国为蕃人家絃户诵之书。渴欲知其内容，是否即三国演义之译本，抑是摩拟三国故事之作？当时通译人才缺乏，莫能告其究竟。在炉霍格聪活佛私寺中，见此故事壁画一巨幅，楼窗内有男妇相逼，一红脸武士导人援梯而上，似欲争之。通事依格聪活佛指，孰为藏曹操，孰为藏关公。谓关公之妻为曹操所夺，关公往夺回也。此其事与古今本三国演义皆不合，故知其书非译三国故事。

最近入康考察，由多种因缘，获悉此书内容，乃知其与三国故事，毫无关系。顾人必呼之为藏三国者，亦自有故。

一、此书在藏族社会中，脍炙人口，任何人皆能道其一二，有似三国演义在汉族社会中之成为普及读物。汉人闲话，必指奸

* “林”，也译为“岭”。以下各篇同。

人为曹操，鲁莽人为张飞。故俗谓闲谈为“说三国”。藏人闲话，必涉格萨故事，故亦呼之为“说藏三国”。

二、历史小说，例必描写最忠最好，最智最愚，最精最粗者各一人。三国演义如此，格萨传亦然。最初听说格萨故事之汉人，就其人物性情，随意比附，遂谓格萨为藏关公，贾察为藏关平，超同为藏周仓，格噶为藏曹操……曾在八邦寺见关帝关平周仓三小雕像（自中华运入者），喇嘛指关帝云“贾格萨”（贾察为汉人），指关平曰“贾贾察”，周仓曰“贾超同”。易地则皆然也。使藏人粗解三国演义，或亦将呼之为“贾格萨郎特”矣。

三、格萨传叙事，以平定霍尔三国为中坚，此亦为被呼作藏三国之一原因。霍尔三国者：霍尔格拿，义为黑帐房胡人；霍尔格噶，义为白帐房胡人；霍尔格鲁，义为黄帐房胡人。

或谓西藏拉萨之关帝庙所祀神为林格萨，是则不然。拉萨关帝庙，为乾隆时满汉官员所建，清初朝野皆崇拜关羽，谓其随处显灵护国，故所在建立关帝庙。其时汉人尚不知格萨为何如人也。真正之塑格萨像，在拉萨大召寺内，虽至今日，汉人尚不识之，只藏僧能辨其为格萨耳。

二、普遍流传的禁书

西藏政府，虽承认格萨为喇嘛教一大护法，供塑像于大召寺内；但对于叙述格萨史事之“藏三国”，则禁止刊行。黄教寺院，并禁止僧侣阅读此书。惟在寺外偷看，亦不严稽。今日康藏寺院，十分之八皆属黄教，故向喇嘛寺寻访此书，僧侣皆愠而不对，惟花教寺院（藏云萨迦巴）则不禁。德格更庆寺经版中，有巨幅之格萨雕像，供各地嗜格萨传者购印供奉。但无格萨传文之雕版。康、藏、蒙、印各地所流行之格萨传全属写本。有若干花教

寺僧，藏有其全部底本，即以替人钞写此书为业。余此次入康，所见此书钞本甚多，有书写甚恭楷者，亦有颇潦草者。书页大小，装璜精粗亦不一。有全用墨钞者，亦有夹书红字或金银字者，又有正楷与行书夹钞者。大抵神名用红字，散文用行书，诗歌作楷写。钞此书者，盖亦视之如经典，工作甚为庄严，非钞小说、剧本可比。

格萨全传，今有二十余部，每部皆在一百藏页左右。甘孜夺拖寺（花教）有一僧，能钞全部，工料各费，约需法洋十余万元。常人购钞，率不过二三部，或仅一部。其此一部，属于何卷，则由喇嘛率意付与。故各地所见之藏三国，内容各不相同，竟鲜有知其全书之一贯的内容者。又西藏拉达克地方之流行本，与西康流行本内容亦互有出入。盖钞书之喇嘛，颇有迁就本地风光，意为修改之处也。

无论何种钞本，是何卷帙，皆有绝大魔力，引人入胜，使读者津津有味，听者眉飞色舞，直有废寝忘餐，欲罢不能之势。以我国小说比拟，则兼有三国、封神、西游、水浒、儒林外史、绿野仙踪之长。诙谐奇诡，深合藏族心理。而旨趣，则在勉人为善奉佛，兼有灌输常识之长。实可称为西藏第一部文学著作。无怪喇嘛寺虽禁读，僧侣则无不读之。政府虽禁刊，民间自流行也。

黄教政府（现代西藏政府为黄教所包办）所以禁刊此书之原因，据查理·贝尔之解释，谓因史书趣味丰富，经书内容苦涩，教皇惧僧侣因治史学而废经典，故一体禁读史书。甘孜人传说，则谓黄教某大护法神，为格萨诛杀，见于此书，畏读此书干彼神怒，黑教徒则谓格萨信奉黑教，故黄教徒禁传其故事，红教徒则谓格萨信奉红教，故为黄教所排。

前述之格聪活佛系黄教徒，室中有格萨故事壁画。又拉萨大召寺，在黄教势力掌握之下，而护法像中仍有格萨。此为黄教徒不

能自禁其僧阅读此书之明证。八邦寺为白教传法祖寺。余于其寺主室中，见供有甚精之格萨绘像，此与德格之有格萨像雕版，同为白教徒花教徒崇信格萨之明证。至于黑教、红教，更无待言。

余初见此书于民国十七年，在瞻化蕃戚家，曾倩人段读，令通事译告。环听者如山，喜笑悦乐，或愠或矐，万态毕呈，恍如灵魂为书声所夺。去年入康，过甘孜贡陇村，待换乌拉，见保正家有书，询为藏三国，令试讲述。其人诵习如流，乌拉已齐，催行再四，彼尤苦读不止，未尝念及听众之当别去。后至桑珠寺夜宿无聊，嘱杂科保正觅此书。其人即有全部写本而读之烂熟者，闻余等嗜此，甚喜，归取书，遂披被来，拟作长夜讲述。县府谢科员任翻译，亦素嗜此书者。二人讲述已半夜，余等倦眼欲合，讽以辍讲，彼如酒徒临饮，期期不肯止。直至余等已入梦，始自罢辍。藏民嗜好此书之情状，于此可见一斑。

三、卷帙概略

据谢科员说，此书共十八部，夺拖寺喇嘛藏有，自己实未全见。据杂科保正说，为十九部，并列举其名称云：

一、诸天会议 叙述一怨诟佛法之妇人发愿转世为魔，摧毁佛法。莲花佛知由此愿力，将产生三个力能摧毁佛法之子，为霍尔三王（见前）。召集诸天神佛会商，推举一神下凡，转生为摧破三魔国之人，即格萨也。

二、降生 叙述此神投胎、生产与幼时生活情形。谓其为林国王私通女奴所生之子。初甚贱视，名为觉如。觉如义为苦孩子或滥娃娃。但觉如能以卫自立。

三、赛马 叙林国王将以赛马获胜者承袭王位。觉如与诸世族子竞赛，遭受种种扼抑欺弄，终能以术解脱，卒获冠军，遂即王

位。格萨之名由此而得。

四、林与中华 叙中国皇帝得一魔妇，多方摧毁佛法。其公主五人，皆度母化身，以隐语召格萨来。用种种方法破毁魔妇之术，卒宏佛法。

五、底纳折 以魔王名为题。将首章发愿摧毁佛法之妇人，转生后，产育三魔子之事情。

六、霍尔侵入 叙述霍尔格噶设法秽灭格萨灵智，攻入林国，劫去其爱妻珠牡，迫为配偶事。

七、攻克霍尔 叙述格萨清醒后，备历艰苦，召集党徒，巧袭霍尔，夺回爱妻，斩除三魔酋事。

八、觉林 叙觉阿撒旦甲波与林·格萨争斗，及其子叶拉投降格萨事。相传其国在巴塘南。

九、喜折 叙平喜折王国事。

十、挹惹 叙征服大食国事。

十一、林与索布上 叙征服西部蒙古。

十二、林与索布下 叙征服东部蒙古。

十三、昔日 昔日北方国名。此叙格萨征服其国事。

十四、卡契 藏人谓印度回教徒为卡契。此述格萨自卡契取宝石事。

十五、朱古 叙格萨夺取海外奇器事。（朱古国在印度之外）。

十六、白热 叙征服白热国事或谓白热即白布国，在波密之南，即白马冈；或谓即西康之白利。

十七、日勒得通好。日勒得为西方女国。此叙通好之事，谓藏俗执贽必衬哈达（丝织之长巾）始于此。

十八、取九眼珠 九眼珠为石理自成图案文之宝石，价昂于黄金数倍，此叙格萨求取事。

十九、林与地狱 此叙格萨入地狱救其妻事，与汉区所传目

莲救母事仿佛。

李鉴明云：格萨诗史，原作只有五部，后经藏中文学家摩拟其体，陆续增修，已至二十三部。近世某花教僧续撰一部，为二十四部。近年热振呼图克图执政时，赏某白教僧文学，复命其续撰一部，已二十五部矣。

法国女子大卫·尼尔，与其义子藏人雍登活佛合力研究藏俗，注意此书，自以英文翻译，成书发行，名林格萨之超人生活。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陈宗祥君曾译成汉文，其书又只九部。首部亦为天神会议，大体与杂科保正所传前半部各章内容相同。

最近承庄学本君自印度购寄拉达克流行之格萨传，系藏英文对照本。于其序中，知此书德、法、英文皆有译本。我国尚无汉文译本，且尚不知其内容梗概，岂不可慨。

拉达克本只有七部，首部非诸天会议，乃叙林国十八位英雄之出生。第二部，为格萨之出生。第三部，格萨与珠牡结婚。第四部，格萨到中华。第五部，格萨降魔，第六部，霍尔劫去珠牡。第七部，格萨平服霍尔。中惟格萨与中华、霍尔侵入、攻克霍尔标目略同，内容有无小异，尚未详译。

于此可知格萨故事，原作只有出生、娶珠牡及到中国，征服三霍尔部落之铺叙。余皆后人所续增。原作何人，撰于何时，因其久为禁书，钞写者未录序跋，故不可考。传说邓柯县林葱土司有雕版三部，青海之隆庆土司（囊谦同）家有十九部。余等在德格，知林葱、隆庆两土妇皆德格家女，故向德格土妇转求，土妇坚云未闻。时隆庆土妇尚在此，延见询之，亦云未闻，又托德格土司家专函向林葱代求印本，迄今未至。大约所传林葱有雕版者亦不实，但只有三部钞本耳。

四、格萨确有其人

李鉴明云：林葱安抚司自称为格萨之后。土司驻地，今云俄兹，在邓柯县东两站。土署与新旧两花教寺共绕一大围墙，俨如一城，旧寺地名松竹达则，义为狮龙虎峰，即格萨奠都之处，著在传记。明代因地震倒塌，乃建新署新寺。格萨生地，在石渠县东界外，雅砻江西岸，地名雄坝。今尚为林葱土司辖境。林葱土司建一神殿于此，奉为家祠。相传格萨诞生处，有草四时长青，今于其处立坛，即在祠内。祠内又尚保存有格萨所用之武器，与象牙图章。此外大部古物，则被一神通喇嘛运藏于隆庆之香达纳。又云依藏历推算，格萨降生距今为九百年。林葱土司之老相臣云：格萨生在阿底夏之前，莲花生之后。李君于民国三十年赴德格各地考察，足迹甚广，其后赴德格祝庆寺学法，今已三年，为该寺大喇嘛之一。此其所说，当非道听途说者比。

余考格萨，确为林葱土司之先祖，即宋史吐蕃传之唃廝罗也。宋史云。

“唃廝罗者，绪出赞普之后。本名欺南陵温箠逋，箠逋，犹赞普也。羌语讹为箠逋。生高昌磨榆国。既十二岁，河州羌何郎业贤客高昌，见廝罗貌奇伟，挈以归，置剺心城。而大姓耸昌廝均，又以廝罗居移公城，欲于河州立文法。河州人谓佛唃，谓儿子廝罗。自此名唃廝罗。

此段，说其出身本微，因相貌奇伟，为河州羌所重，拟奉立之。唃廝罗乃河州羌语佛儿子之义。与格萨传出身卑微，初名觉如之文仿佛可合。不过汉人解为佛儿子，藏人解为苦儿子，不同。藏文同音异义之字甚多，此不过由传述者信口解释，遂不同耳。

（河州羌自晚唐时皆用藏文）觉如与唃廝，固原是一字也。

“于是宗哥僧李立遵，邈川大酋温逋哥，略取廝罗如郭